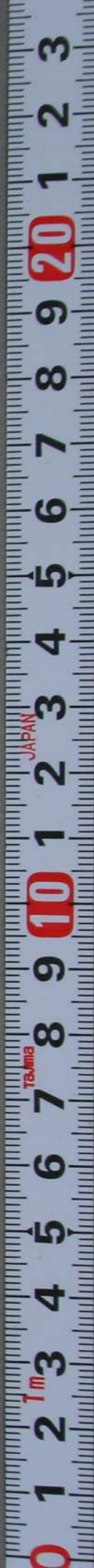


江戸繁昌記

二篇



ヲ 6
4107
2



門 7 6
號 4107
卷 2

天保五年新年鐫

靜軒居士著 二編

江戸繁昌記

克巳塾藏板

黒川真道藏書



江戸繁昌記 靜軒居士著

今之太平、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江戸繁昌、開府以還未之有也。太平時運繁昌、氣數天盡、才為地出、傑為乃民之聰明稱、儒人而為國之師表、民之矜式者、斗筭繫焉。聖經析其微、賢傳提其妙、諸子百家、校異正偽、事記之言、纂之可謂備矣。何其儒人感乎居士誕生幸遭文運盛昌之時、幼知讀書、長識為文、但恨生資昏愚、好讀書未能一行、修之於身也。好為文未能隻言、合之於道也。則何而亦稱儒、猶售此偷生者、以口無糊、故爾豈其素志耶。客歲病窓之暇、記繁昌

記數本一噓頌之朋友不意早已傳播人間一友人
來告曰世責人無已且不知子非儒也咸言是豈儒
人口氣乎然居士也者飄然一浪人固非儒者也非
師表者非矜式者而且其無求于世世呼子為牛亦
可矣為馬亦可矣可也為犬為其數々且經史百家
世有聰明非子之分也弟其續之後之覽者因閱府
來之繁昌見開闢來之太平讀開闢來文知開闢來
人不亦可乎居士哂曰諾記此為二編

混堂

曉天猶昏早和鴉聲連打戶去喇々々啞々々

喇々々啞々々喇啞啞高聲急呼曰天明矣須起伴頭
疾開伴頭伴頭失寐乎伴頭已死乎保伴屎伴衆雜
嘈戶來發一人揖一人曰大家命早起今日好天氣
曰諾昨日葬送道路殊遠一同疲困臨歸偶失君等
至家無影想亦向深川地方去曰何然矣靈巖寺側
有外族在久無音信恰好少取迂走彼方如何然決
不然矣曰休陳我以吾黑眼已洞見了伊勢久蓋伊勢鋪
久共倫者
亦欠老人氣不愧年紀誘引弱冠真不好事真不好
事如昨日新鬼真明大人都俗呼有為者
謂大人現今家財並一生
所聚千金地面已領三所然平生所為非謂吝嗇真

明大人君亦將壯早々為地一人顧左右則驚曰關
矣二人相與駭而衝入魚鱗雜襲浴客接武睡氣未
除欠且撫睡者頂安手巾挾抱浴衣者裂口吻使揚
枝者寢衣而不束帶者鼻薰燭炷者蓋有事徹夜也
懷中僅餘湯錢頭額若重者猶帶宿醒也喉中未下粒米翕肩上下臂者
爪瘡癢也摸索懷抱者捫蟲兒也攜兒往扶命至混
浴雜澡頭搶陰囊尻上眉額脊與背軋脚與脚交冷
物相報浴室內通語請恕互稱田舍人通語彼唱南無阿彌此
念妙法蓮華南無阿南無妙伴頭甚恐人成佛於此
室內有聲高唱曰候君候君在蚊帳外丁鐘報曉妾

心豈悔清聲更高曰竹兮碎雪雀兮苦飢曉寒侵骨
如奈遣歸曉湯易沸訴熱兒啼便鳴板壁呼水送污
好熱者憤焉出曰叱噉矣好湯頭成曝潦
混雜崇朝飄風漸止暫時客罕伴頭始就朝食既而
女湯亦爨展音珞々金振玉碎橫坊聲妓左褰紫裳
新道外妾斜垂碧帶紅妙絲妹連嬰婢並就伴公買
糠袋笑語喧闐湯中湧一派波一浴而出皆在外板
上澡焉雞卵脫皮皓顏拭紅也白蓮濯連玉臂剔粉
也可惜瑠璃露江戶水並盥一洗滴餘香想渭水漲臙
真是一面溫泉宮聞往時男女同浴混雜無別及

賢執越公停止令別可仰今人浴別湯者浴公之
餘澤也且短製犢鼻稱越中者古來有之然世誤為
出於公之意要亦歸於德耳儉哉德也然而無知
細民不止長之或至皺紗絹帛結紫紵紅雖陰囊一
身之命脉陽莖一生之要用哉襲此用之居士私怨
囊裂莖折姊仰妹警曰誠佳令誰為之曰那阿清耳
少顫頭曰彼手成僻髻根緊急言不終偶向男湯裏
傾着耳朶曰亦例聞源太誠厭何無一人唱河東
一中各曲隔壁有聲詞曰可悅奈初見翠被伴君互遲
々ス從他明朝弄一味野情促嘉期却向枕邊引玉臂

全除業氣自知痴清音宛轉中忽挾濁音曰返魂兮
返魂香名畫如有靈可憐之一隻語一聲令聽之聲
大賚歌曰松固不落綠為薪櫻與梅誅燒始知衛士
火庭燎今夜與君來甲怒乙曰用湯姑徐徐我頭非
誕生仙洗然一怒聲頰邊密嗽音寂矣適聞湯中自
然有聲湧上蓋人放屁耳外面浴客位置占地各自
摩垢一人擁大桶令鬢奴巾背一人挾面兒慰撫剃
頭弟手弄陶龜與小桶兄則已剃在側板面布巾舒
卷自娛就水舟嗽因睨窺板隙蓋更代藩士湯泉宮在目前
踞隅前盤洗濯犢鼻可知曠夫男而女樣用糠精滌

面恐剥皮 鐵面何憂 人而鴉浴一洗徑去有物紙板青蛇曝鱗包頭

觸桶玄龜縮頭醉客噓氣熟柿送香漁商帶腫乾魚

曝臭一環臂墨若有所掩滿身花繡似故示之一撲

振衣不欲受汶汶也赤裸在側惡能浼乎浮石摩踵

而石敲毛披衣剪爪乾身拾盡光頭一箇乾々洗滌

更向頂上倒一桶水一人從傍絕叫曰快矣相視大笑

笑

午未之際伴頭倦昏塔焉坐睡南郭隱几模樣可想

實頭盧屨被來客撫樓上又有一南郭賣茶菓茶緊

不出山本山茶名上或煎麥湯饅頭羊羹糝品糠種陳

紅累綠雖非精製比扭金阿市並兼子名之前日亦有餘甘

万能無二並膏藥名相撲膏藥連楊木齒粉滿箱貯之失物

須自戒决不許晝寢葶子諫並署在于壁間裸々一塊

相依圍碁子聲丁々喧嘩爭道傍觀羸ハチモク八着當局喫

一迷東南風急矣立後邊助聲者把畢丸放在他頂

上裸々並卧手翻春畫本看到妙處或不能起吐青蛇

々圍染泛食紅綠伴公甚恐他繆算數一裸叟吹烟

而坐引頸下窺指着梯下一人曰伴公不看乎可惡

那亂用湯水者鄰家野郎也夫水也者五行之一亂

用之而可乎人間一日無水火則死矣豈可不慎用

叩一知レ万人物如此推知其レ不惜金其レ不戒火將說下
出一條理窟來伴公仰面指示壁間題額訊レ叟曰僕
未審額面文字所謂俳句邪抑狂歌邪叟曰俳歌是
也狂歌俗稱曰不知有何風味曰似而非者究竟無
趣不是唐人寐語都俗謂難解者曰唐人寐語日本人寐語耳世有不可
解者為之レ自稱大人大人所以為大人全難理會公
亦不可解人自己所有而不解為何可嘆哉公職冗
自今少讀書曰如何及此僕欲學唐樣未暇請問當
今誰為能書曰所謂烏賊世間皆是也孰為能書指
頭結字胸中不立文字並達摩門人且書足記姓名

拙筆從來京此語為此不如為彼公少讀書伴曰聞近有千筵間
善作一大字者不識何如叟笑曰學屠龍者學得無
用此亦一段不可解事叟自進膝不省火頭覆烟墜
膝頭叟惶遽眾失笑
際晚混雜復沸吊燈晃々真如白日猶備偷兒中央
又設一高床更出一南郭左顧右省為撮發之眼碎
雪竹返魂香枕邊之臂松不落綠曲同音異音同節
殊時揚關聲挾以邪許聲水潑桶飛山輕將頰方此
時也湯滑如油沸垢煎臍衣帶狼藉莫脚容投蓋知
蝨與蝨相食女湯亦翻江海乳母與惡婆喋々談大

娘與小婦，晤々話飽，罵鄰家富貴，細弁伍間，長短訕
吾新婦，訴我舊主，金龍山，觀音妙法寺，高祖併說，及
其靈驗，鄰家放屁，論無遺焉。既而析報，甲夜，爨奴早
向槽底，脫納數客，闌入伴頭，急止曰：「既已漏矣。」客曰：
「大敗事，沈吟而本。」一日兩浴，三錢費，糠好熟者喜，温
者療寒者貪，淨者千磨百剔，除汚放光，而孰能洗心
湯盤，銘曰：「苟日新，又日新，庶幾都人併心，滌之六根
清淨。」

混堂或謂湯屋，或呼風爐屋，堂之廣狹，蓋無常格，不
畫一堂，作兩浴場，以別男女，戶各一當，兩戶間作一

坐所，形如床，而高，左右可下，監此而收錢，誠事者謂
之伴頭，並戶，闕牖々，下作數衣，闕牖側，構數衣架，單
席數筵，界筵施闕，自闕至室中，霑之間，畫作板地，為
漂洗所，當半通溝，以受餘湯，々槽廣方九尺，下有竈
爨槽，側穿穴，浮湯送水，迄穴有井，輓軻上水，室前面
塗以丹，履半上，牖之半下，空之，客從空所俯入，此謂
柘檣口，牖戶畫以雲物花鳥，常鎖不啓，蓋蓄湯氣也
別蓄淨湯，謂之陸湯，爨奴秉杓，謂此所曰呼出，以奴
出入由此也。奴曰：「若者又曰，爨助，今皆僭呼伴頭。」
者流，僭呼
先生，秉杓者曰：「上番執爨者曰，爨番，間日更代，又蓄

冷水謂之水舟浮斗任斟陸湯水舟男女隔板通用
 焉小桶數十以供客用貴客別命大桶且令奴摩澡
 其脊乃觀其至伴公柝報客每五節投錢數緡勞其
 勞云堂中科目大畧如左曰官家通禁可守固也男
 女混浴之禁最宜嚴守須猛戒火甚兩烈風收肆無
 期老人家無子弟扶浴謝為病人惡疾並不許入且
 禁赤裸入戶附手巾罩頰者日月行事白

聞近來妓館亦貯清湯藥以香木釐以珠玉佳麗香
 潔以待遊客本是不潔淨所恰好用潔洗其不潔俚
 謳云報言挿紙墜聞妓常神紙北中拾去戴來還挿來此手不潔

洗直撮佳釐直舉杯不潔可證古衲一休言曰男女
 之樂抱真骸耳此手豈不真上加真乎然人之惑溺
 亡家於此手墜身於此手此手可畏治郎戒哉多有手段何畏
 異於彼二三子與接嫂之手誤死此手死道路哉焉
 得大葬弗得令小子啓手也

酒宜浴後之渴食宜浴腹之虛乃烹家亦澆之而香
 棟玉甃與彼競美々味香温使人體痴口呆是所謂
 素封恣飲食之覈然或聞士而嗜珍味也大夫而好
 佳温也私買其味私訪其温顧可羞哉猶且舉辱誇
 人曰某亭嘗異某樓試香不知為有識笑哀夫如居

士則宜嘗矣而弗得為宜試矣而弗得為奈無錢何
前人所謂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適者是也此之不慚
哀而徒哀彼可哀之人意亦為彼可哀之人所哀吾
可哀也香棟王甃繁昌都內所為勢固可然更有一
浴湯又湧大都會開熱景溫泉是爾千壺万甃破千
里濤寫之溢之豈不妙而便乎都下病客坐浴於千
里之藥泉亦霑太平之餘流也居士素好溫泉嘗言
恨江都內無一所湧溫泉今而思之或有一約千金
亦復為素封家之物居士欲浴沒世得乎鹽審醫寒
燕室取溫思是終身得者

手巾最低六十八錢雖貴不過一百餘錢蓋常值也
長二尺有五寸治遊子弟或用三尺妓館烹家並供
其家中頃者予見人袖好染手帕訊之曰值若干銀
且其人言精緻良染雖居士有目可認試握之予乃
褶此拳之手中物無物輕軟之妙口不可言獨知
之於心耳居士笑曰手巾用此拒彼其手何如手則
可畏巾則可惜

居士前年住谷中三浦坂下家在藪澤間地鄰根津
劇街嘗有句絲竹聲和猿鶴聲側近風俗之惡可知
然衙門外每且見一羣男扶負老父往混堂感激藏

懷後李瑛知章等至談及之得詳孝子通稱斧吉其
父老病不能起然喜浴倍他日以故每晨負往澡摩
淨潔至父快云而止風雨不怠予不覺感泣乃贊曰
泥裏君子糞中水仙二客見予感激不措請使予貽
一言益勉其孝養即同春山文齋各賦一絕且為之
序緣二客轉遺春山詩云日邊桃碧雲間杏都向春
風鬪衆芳窮谷誰思秋冷處玉蘭花發放幽香文齋
云竭力詳心養老親出天孝義感天神白頭不是窮
經客可比孔門負米人當時居士心期庶幾異時
官賜褒之日或為之證而予無錢移家卒不與孝子

接一言而去折指三年于今々不復知孝子孝益進
乎老父尚無恙乎官旌孝乎神福之乎否今日轉
筆至此偶動前日之心因贅記焉

散樂 俗謂之戲

浮世旅况夢中思遠行萬里無程期箇這蜀中人民
盧生者

盧生曰我在人間未嘗奉佛安閑送日實多聞楚
有高僧現住某山念一來聽身後大事今乃急步

來 口中言急脚則極緩

回顧故天遙々已遠山復山川又川雲栖昨日暮水

泊今日春早已到着邯鄲

盧生見統
作喜狀

曰所聞邯鄲枕此是歟

一夢宜試應天公賜日影未殘假寐少時

盧生把統

使者出曰請起受勅曰不知何故

楚王遣使讓位盧生偶然登跣不審其情

使者曰想君自有此福請速上輿

玉輿煥發原不乘慣喜意真如向天津渡雲棧何省

片時之榮終屬一夢之幻樂哉王都風色麟閣阿房

映射交光丹墀玉堆繡戶風香人履々物煌々雖遊

彼寂光土安如此樂且康

五此居士係因坐睡耳近唯聞洋々音
久之氣蘇則亦適見盧生作夢覺狀

盧生夢醒恍然而起五十春秋歡樂已矣三千宮女

絃歌之声化為一道松風數百宮殿佳麗無跡身在

邯鄲客舍中王位榮華千歲之壽皆是黃梁一炊空

南無三寶南無三寶思之是枕能教人出離夢蒙

傳曰神其尊為俳優記本載皇極帝四年中臣

銚連教俳優其解蘇我臣佩刀事俳優名亦舊矣後

曰散更曰猿樂而田樂者由猿樂出俗說田申省字
申即猿盛行於

北條氏時至足利氏鹿園慈昭二公皆好猿樂伶

工親世氏於是乎出而猿樂復盛田樂遂衰寬正中

觀世氏舞猿樂于紂河原是為勸進能之權輿爾來
續行不絕之於千載之今且今而三綱五常外觚而
觚者除此天下無復有焉亦清世餘事繁華一具天
保元年秋觀世氏設勸進樂場于幸橋外演戲百曲
限以旬日鼉鼓龍笛以鳴太平予來觀值弟十一日
樂名一曰邯鄲二曰土蜘蛛三曰雲雀山四曰鉄輪五
曰融觚不觚士不士商不商儒不儒世皆然矣而十
古一日覽古於不古中者不亦妙乎然既已古矣不
復甚上今人眼觀者多倦因知儒而儒者亦不上今
人眼

天保二年秋猿若勘三郎繼世踐坐照例作古演戲
陳古什具予不往戲場者廿年于今然聞其古字也
觀古之觀欲試一觀而適遇一賞古客之邀因得觀
焉戲臺一面作散樂場人亦散樂也物亦散樂也既
而呈伎則鼓声笛音皆澁且低更雜以三弦似而非
者終不得為散樂也始覺前日之睡可惜初陳古器
數色錦綺爛燦美画光輝居士遠在龔樂棚不能細
審其為何物纔認官所賜金麾而已今團十郎白
年纔可十歲許一拜一白詳演說故事然稠人中無
少屈色声朗辭達可謂市川氏有子成立可想嗟嘆

而歸寬永元年中村氏戲場開基續行者二百餘年
其家相繼今至十二世云

葬禮

二氣蒸々生々之理、方古不竭、千彙万品、方死方生、
入機出機、為人為馬、一閭伍中、左次平翁、巡四國為
猿狙老聃、指此謂之、衆妙門、孔子由是而出焉、釈伽
由是而出焉、柳原夜唱、出自是吉原、名妓出自是大
福餅師、出焉、隈薯蕷、叟出焉、一莖百金、万年青
四錢一束、小松菘並由此出、而為千々万々色、則不
知今生、封侯前生何所、馬骨安知今日、静軒居士後

来不何邦而為太平豐富、皇帝然馬骨之與封侯有
辨焉、辨豈無因乎、哉嗚呼、普天下惡書生、彊為善而
已、出于爾者、及于爾、勿道魂魄、歸天地而已、積善之
家有餘慶、聖人言焉、東隣喪親、西舍舉子、呱呱哭々
南北互知、小塚原火人場、常不絕烟、回向院、投葬壙
骸骨積薪、八方郭門日出、幾百葬、然而今之繁昌、戶
數歲增、則可知生息倍死、穩婆繁昌、可從知也、士大
夫葬儀、國有例典、家有所受、非作者所得而知也
庶人遇喪、懸簾、旌凶、伍家匍匐、弔容便往、踰日而葬
殯祖無就、遠之、漸棺、擲柩、家之貧富、喪主以下、總麻

大功之親，儀服帶孝，剪紙束髻，豈括髮遺法乎？編笠在首，豈免經遺樣乎？燈籠揭畫，蓋照幽路之意也。知生者知死者，畢會于葬，其且幹人先走寺，張懸紙于門，書曰某街某氏功德院也。和尚喜可乞兒羣迎僧往，既而強飯數桶，連土瓶茶碗車載輸來，幹人此為期上本堂，位置靈具，書記執筆對簿，早有送客，先靈柩至或徑通名去，或有一人而數名者，既而柩往，昇之上堂，置于兩楹間，主人就東階，容就西階，挾楹而坐，楹內兩邊傭僧羅列，鳴鐘誦經，和尚警咳徐々出來，從容向柩，舉拂而謂曰：夫惟本是何所，馬骨今逝，復向

何天將巡四國，為猿狙耶將浮江河為蛇鱸耶鱸乎？我能敬若和尚元，不嫌糴拂一拂，曰去來何所，在煨薯一竈烟，唱賓主以次，拍香事畢矣。延客側室，主人贊頰而拜，獻茶供飯，一時混雜，梵娘幹事，賓皆袖飯而出，舉投之乞兒。昔者齊之繁昌，有墻間肉以養一妻妾者，予謂千古一人而已矣。何意今世亦有其人，閱是日也，參幹人中，左接右應，駿走執事，便目所注，手所觸，強飯茶碗連土瓶，抱之遂逃於混雜中。然道路之言安知其果然否？亦弟足以推此都繁雜耳。不義之祿，墻肉也。爾不義之錢，強飯也。爾墻肉之生不

知死也強飯之生不如葬也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遘
死殮則無禮而可殮則無義而可乃至於不知仁義
而謂儒也則不可矣藉虎威即狐爾非人也矣設狸
術即狸爾非儒也矣與狐狸而生無寧為殮而悅和
尚之口乎山鯨煨薯悅口者猶有數世或有欲儒葬
者曰願死不受佛氏引導思其人生果有儒行乎生
無儒行死用儒葬不亦戾乎以六投於投壙之費少
事約而可也且夫今佛氏不佛氏識淨土者蓋少矣
居士夫惟真如月明和尚之德不明受之同於不受
又何難哉且人為墻肉強飯之生雖受明僧之引豈

得到西方乎
去歲者秀佳路考二優同時駢死泣天哭地兒女為
毀僉言如可贖百其身及葬四方來觀棺槨之美衣
衾之麗弔者大驚蓋有力者為之資也居士聞之仰
天大息何也曰前者吾友齋藤氏陶皋先生死家無
餘財不能舉尸桐棺三寸纔獲之於貧弟子貧朋友
之手嗚呼哀哉先生名誠字子明賦性孝友意氣爽
邁交友先施以厚接人青天白日毫無虛設甚有古
豪傑風然以無狐威狸術故不獲有力之助一生貧
困飲志而卒惜矣哉橋園先生祭文略曰君之在世

知雄守雌毀譽不苟言孫行危恂々翼翼辟鮑居芝
誨人不倦訓導無私貨色弗顧權勢弗覩獨所樂者
吟哦壺卮醺必佳句頽脫巖々盡情極致可以解頤
曾不存稿無意後貽零紙千片雲飛風吹欲輯成編
亡羊問誰予每遇先生輒相共嘆之而先生嘗謂予
曰人之於世生死並不可不借有力之資也泗上之
葬蓋亦依有力之子貢不然也何諸子揖去且梁山
將崩曰賜爾來何遲此亦一證居士拍手曰心喪亦
子貢之斷其主喪也必矣且肥馬之子爲志此亦有
力因思使子路在必慍然非典敝緼袍力之可能也

則想應與原憲皆逡巡有愧於子貢先生笑曰想然
矣夫聖人猶依有力之助然則欲不依有力而立名
欲不入官儒門而干祿難矣哉

夫子曰與其易寧戚然孟軻氏云君子不以天下儉
其親遂使天下後世盡失之於易何言之過哀戚不
至衾美耀人不亦乖乎得爲而爲可也何也人之資
不得之爲不愚則狂聞近者都人爲其所愛優最最
相競數百一連結誑醜錢捐此助其聲勢俗謂社曰
連何連誰連各建其號乃至貪不能一時辨金者壁
間懸筒每日課歲若干錢抑何功德與神祭佛塔課

造營錢其相類為因聞連愚相約刻日買越後舖絹
帛揚言今日為優某買多錢善買以多為勝一日者
愚輩將歸天已黑矣驟見數夥羣來不通名字拋提
燈數百而去訊之則亦出於為優某愛其所愛之為
奇哉事也嗚呼此土而有此愚此愚而為此奇此愚
之多此事之奇此都繁昌可以知焉

神明

神明亦南郭一繁昌社也一坐戲場數棚觀物揚弓
肆冷郎院連演史落語河縱橫園社一夥士人一夥
僧侶林箭雨幾拙手爭巧裝彼有的以祈爾爵蓋以

酒賭也其客右手不如娣左手之巧只見纖手挽起
紅袖觀音一臂娣娥代夫拈弓摘箭看拈于鼻以發
香頰又添着一捻醫痕來弦盈羽飛正是秋月行天
流星落地絲々林々鏑去羽沓百簇百中舍矢如破
早已安排一桌酒散來勝飲不勝射法古例娣舉解
付客且謂曰謝縱觀唐人都俗呼與邦人全主等蔭幸々今
且說唐人為下物使婢側而聽之僧揖讓謂土曰不失
日如天竺吾能談之琉球非吾領分請君略說士點
頭說出曰聞日本之南一千數百里而有島為東西
數十里南北數百里幅員繞比我靖地眼雖大猶小

以其形似虬龍浮流故謂之琉球或曰瑤求又曰流
求記錄所載尚有數字後更琉球開闢之主稱天孫
或言我天孫其尊之子也娣容喙曰如然唐人亦吾
親族胡不剪髮剃髻顧謂僧曰主頂如分他頭髮半
彼此穩當且使主披半掛想風度何如哉僧曰休
朝士引滿一酌獲說曰我保元之亂源為朝入海至
彼大威眼其國民娶按司某妹生舜天者娣曰主長
大有方可謂今為朝獨奈射拙士曰叱密鳥舜天長
為按司適其國亂而舜天雄偉有略平定四方遂立
為王後又大亂國亦為三鼎足有年復合為一娣林

且揉喜曰今日之沾不三則一僧笑曰此則異彼百
茨百中雖娘可得為乎

小厮抽矢威筒持筒審固覷得親切一氣吹送識的
有響鯨鐘墜鬼怪雲走雷金時面前魅童送茶賴光
頭上蜘蛛撒絲戲具百色應響轉機奇々怪々現異
呈變甚有古色蓋前人所悅此所以外今不復多觀
焉昔者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周末之
亂貫革復尚孔子嘆之曰射不主皮於戲方今太平
之久士人肄貫革餘暇得遊這戲射場內豈不昌平
之沃乎

一席高宴酒酣人顛三線鼓笛並手在列婆娑長袖
煽拂紅燭翩躚輕裾捲起香塵左麾右盼東走西旋
商笛急響絲扇飄空羽絃徐按細腰倒地十六天魔
歌舞菩薩廻翔極態舞蹈獻趣禽戲蝶驚一人拊掌
一人鼓盆二人戰指在傍絕叫
夜已闌矣翠帳深下錦衾一暖酒滄香燼微音愴哀
歌曰燭火愈熾愈昏始覺烟波湧月痕自哀鷓舟
火已暗胸中暗夜迷乾坤離別誰知多少恨一夜江
頭欲斷魂歌畢一酌仰盃澆送愁腸攬淚謂郎曰一
且盟寒不得嗣為兄弟如之何哉僕將遠歸鯉書雁

信莫惜數字假令舊府有倒壺子之女弓矢八幡那俗
不易弟色明年瓜時儻復果來裝布帛半齋楮墨乎
烟草也茶也國產色々從弟所欲聲濁舌頰郎甚不
欲聽肚裏冷笑謂朝不待夕那用來年且除黃金外
又何欲之乃口應之而耳則屬鄰隔壁有人欷歔泣
訴曰弟原生上國幼父母見眷家財盡落叔父手叔
無賴飲博為生無錢財索鬻弟此境弟甫八歲他人
言天哀如何哉十一始畫眉不燿之歌舞朝晚遇督
責不欲之紅袖每夕侍床蓐觀閱既多受侮不少十
三轉賣遠至此都世態未解人情未嘗媯養不慣待

客失愛主家赫怒刀針見血倒懸深上被楚尻頭喜
苦痛如何哉真地獄呵責客多閻王罕見地藏在茲
夕數客莫見匪牛頭莫逢匪馬頭馬頭苦痛孰與肺肝灑淚
眉額上笑意思如何哉幾度環帶欲死未能靜言思
之悟六前因所有青春易老桃李將謝問花之客足
跡漸少何緣何幸今者偶受君數夕思弟百年又誰
之依大慈心非君濟度焉得出離此穢土願早果
約籠鳥一旦翔空山中三間栖雲眠石弟能甘心將
欲着在君傍拈香取汲一修双親追福一營身後樂
地木魚樂聽疏筍何厭同利偕老庶幾了箇浮世密

語斷續一言低一言時凄風颯至珠簾捲兩增上寺
鐘一声撞落枕邊來
有一郎少帶英雄氣上廁摸尻覺肉甚減發無竊嘆曰
昔在玄德見髀肉生不覺流淚吾則與此異烏亦丈
夫也然學女樣豈期操戈手却照鏡鸞紅袖包羞粉
黛術媚子南夫也我甚愧世間有氣女娘以剛居柔
夫子凶也喪其資斧醫困株木醫無古人不言乎寧為
雞口無為牛後廿歲以上可嘆也哉彼梅兒者亦上國貴
公子遇家傾覆身落賊手拉來江戶將貸之然不肯
卒遇杖殺世迄今悲之然徒悲其死耳兒如不死將

亦為我今日汗辱從人生不如死吾常恨不早為兒
之死也顧普世間男而不女者有幾多士也儒也亦
從人蕪張爾淳物謁薦書畫乞會屈頭屈腰孰若屈
兒學問換餌斗升釣祿外賂內謁只恐其後諸侯聘
儒乎儒聘諸侯也前夕偶閱一藩客說曰吾藩一星
落便衆星拱之旋統注光西極之揭雖未上不知五
百石之牌墜何人之手想其眼張胸悻何如哉古人
泣腓肥令人泣腹飢男兒窮斯可死矣無義之仕君
子不為曷其奈何然也女不爽士或其行我死方彼
志未可必為賤劣也履聲在外郎急自內咳

羊頭鋪

史進青龍九紋翻風忠常紅炬一把揮日布帷紙障
絲画爛熳各作記識以為招牌戶內一邊具沐盥水
麈等物一邊安胡床以待來客鋪主曰親方助業者
曰剃出剃鋪中央安置一箇剃櫛具運二人夾匣而
立焉其人多蓬髮剃鬚居其職然不修之於其身與
諺所謂儒者不修身醫者不養生一同軌轍初下篋
必自左鬢先畧櫛亂髮而始行剃刀有從頂者有從
腮者容聽剃出之命頂腮全剃遂把密篋極力剔垢
索以紋上餘泥更丸髮根數搔取癢客叫快遂向頂

上潑水少許，捏巾拒之。客又呼快，乃令客更自澡。髮間爽涼，清剃生光。初搨至此，剃出主之。客遂以頭託親方，手親方更操刀，虛剃撫以示丁寧。始施香膏密篋，復篋。又用疏篋總會衆髮，括以假綸，又膏。又櫛終用掠頭，緊括作髻，向前屈之，還挽寸許出之。於後謂之麻結。麻結有數種，曰銀杏，曰平麻，結曰九麻。結曰知餘，俾麻結曰本田。曰他，幾年曰比，加越曰苦。追志二十八錢從客，好雖貴客，加以四錢而已。無如混堂收五節錢外，菖蒲、冬桃湯等別為貪錢工風者。獨年頭剃客皆投賀錢，謂之初剃。自雖貧者投一二緡。

居士頭在至豪客擲數銀，劇鋪銀錢積等。親方之身從好件々，麻結並係庶人頭髮。至士大夫咸多髮。大東世目之曰糞船，東葉乃有黔首而多髮者，人戲呼為春。画世子大東則家有其人，非此鋪所與也。聞該鋪今在額內者九百六十四戶，中分社四十八，額外者無慮餘二千。則通內外其數凡三千戶。鋪以業繁，殿最為差，其值率自二三百金階上，一千金云。且每鋪別遣一二人追戶售業，謂之備篋。乃與儒者往教異經，而同旨同音，而異功。一本剃刀，一把密篋，剔垢生光。能新入頭髮，非如那一部大學一本中庸，不能以教。

鑿磨^光剝升庵西河讓步却退歐北竹垞^{御指}倪^忸
文則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沂秦跨漢直吞八大家
含杜^咀李^咳陸^化為珠璣獨恨腸之錦繡不能鬻^市
取利詞之金玉不得貸^人占息言未既叟仰壁大笑
局々然者久之拋^錘撫^腮把那赤頭掉一掉曰否々
何給今乃君臣之懿文物禮制之盛以是言之所謂
儒盛者固是也子則似以儒人言以此言之豈得謂
盛夫儒也者何脩人道而已矣其教不出於民生日
用彝倫之外傳曰仁人也又曰仁人心也心之靈妙
謂之明德性之不偏謂之中曰善曰至善許多說話

要歸於欲教人為^人而已便以斯文能濡其身者謂
之儒異哉今稱儒者口掉虛舌身無實行言不顧行
行不顧言矻々窮年徒極鑿說^{惡智為其}大言壯語纒^駁
愚人予以道為^盛而子以人為^盛人豈得謂^盛乎哉
但其人多矣富矣^{逃儒}善讀字矣善講書矣^糊蓋此而
已觀彼輩所著述者例皆明德新民章句異同之論
不足讀也^{大言}夫學庸之為道也在明吾明德與致吾
中和而既已明之又欲使天下之人亦明之正心誠
意者明之之工夫既已致之其效使天地自位使萬
物自育致之之工夫始於慎獨孰言此是王公之事

士人之家與天子之天下同無籍兒之躬何異乎士大夫之家設使此見明其德致其和果知其體中天下胸中天地平而且位為今儒人一有能_下使明之而平致之而位者否世儒弊到此地不去_去理會_{大言}之其所貨殖而辟為_{貨財殖焉}之所好色而辟為_{實藏真焉}之所辟於詩文_{文以理察}聞_{庶幾永以終善}辟於穿鑿_{無微不信}辟於飲食_{食而不知其味}辟於錢以為寶_{俗學開口吐此別字}只言有財此有用楚國無以為寶唯錢以為寶予嘗謂明德中和固非世儒所曉得而能得也庶幾教彼輩繞省察自欺慎獨之語耳此亦足矣此亦是矣_{大言}夫天人合一天地與我呼吸一念微動即通天

感人則自欺欺天也不慎獨者不慎天也矜色張臂大言鼓舌隱所之欲私心之愧君子視之如見肺肝天神臨之在其左右豈可不畏而慎焉乎其於論孟最極穿鑿忽聞駒駟聲珩々看時乳婆惶急懷剃刀來請曰每々煩擾願一劓親方脫曰乳娘吾瞥見得矣昨日昏黑在橫坊_{備離立密語}不知談何等事其人誰也婆微笑不應而去

叟攬清曰其於論孟最極穿鑿徒誇談博曰某說若是曰某鮮如此非甲是乙臆斷折之猶如骨董店上排百貨品物菜蔬肆頭陳八百果菰闕如存疑聖

人善之所謂博文者非穿鑿之謂也大人能格君心
 非今世儒服者果有能格之之數人歟寡人有疾曰
 好色五服女統曰好貨五服五金謹對曰大王為之公劉亦然
 此些疾病何害於事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曰此謀
 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賦斯民賜爵斯商假官
 與商謀之而商不辭則是可為也弟子曰願聞先生
 之志曰妾者安之諸侯信之富商懷之田舍里長必
 有學問如吾者焉不如吾好穿鑿也克明俊德允執
 其中是書教之大目審是等語而已古今論篇真質
 辨序書生常談無用今日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閱卷

說中思無邪而德明矣可怨而怨時中也子夏所謂
 禮後乎子貢所謂切磋琢磨是古人解詩本領區々
 何論字句間一陰一陽之謂道可潛而潛可躍而躍
 以陰陽消息觀人事進退要欲教人元亨如天爾人
 如天而人始得為人也識卑者泥象數見高者陷神
 理澆魚用客象數可取無益於進退神陰人陽雖二
 而一陷則泥々則偏或至無用於人事亂臣懼賊子
 懲春秋經意說此而足禮或成漢人午前聖遺文蓋
 亦居多何如不講儒人多不講禮老莊諸子或其言
 可取然專之亦非儒人業如韓非則誤人害事孰言

人君必讀之書弗思之甚也廣知見於古今與廢勵
 精神于忠孝事蹟史不可不讀也而今人讀之際皆
 不過細憶其事然向人談之示自已彊志此而專之
 非學問之道也况乎輓近穿鑿之書為永晝一冊驅
 睡之具耳獲此珍之先生或愚聒乎蓋不欲夢見周
 公也師已惡之弟子如何不然十三之經未解其一
 徑走後人鑿書繩頸雖股終夜不寐以困無益不如
 睡矣其僅知讀字作文不知世有人自謂英雄豪
 傑我才足以名天下自高踰度自重過分斯子多是
 村兒不里正之子則上豪之弟不然也亡命浪人不

然也庸醫子姓初識大成論句讀謂醫賤業也賤者
 自士大夫之貴而言之不知今儒業賤更賤醫者人
 間司命其有用于世天下莫急焉然不善之變自以
 為是擲七幹藥研使三世傳來藥籠卒曝骨董舖痛
 夫揮扇子謳高砂浪士本色售儒敗俗不如售謳
 之善棄邦之本之農不作田而作詩賣牛買刀脫鞋
 贖袴頑然一書生似士不士為商非商醫風凜
 々農氣如生多是類寺院士輩其心以為天
 下莫貴儒焉偃蹇睨世倨傲陵人蔑視王侯非毀神
 佛甚至議國家事退而省其私治遊放肆轟飲簇

狂一斗倒壺非讀漢書鴻門之會劍舞驚隣其及窮
乏典聖經無忌憚就人借金假而不反曰四海兄弟
督債何急請俟得志他日大報官儒門出身得志
標不過數百石窮迫已極
遇遯三三之旅三三蓬飛萍轉流惡四方書生道義
之尊變為蠹世敗俗之物豈可不謂大哀也哉叟言
畢大息賈生傳來大息
繼世不絕

客又問曰今儒既得閉命古人何如曰見道者亦罕
矣大言以予所聞藤樹先生伊藤氏諸先數人而已但
聞藤樹學依王氏見何早也學堯舜須依孔子學孔
子須依子思惜矣哉大言其他如徠翁徒學則富矣博

矣未知心術何如及至近時豪邁磊落放縱輕薄之
徒駢轡嗣出儒人墜地弟子病不
能起不幸其能讀字世輒錯
呼為儒儒風之惡頽靡爰極天運循環墜風將揚然
宿儒先輩毫無氣力天下無金
剛力識卑則外莊內柔固不足
言識崇云者身無檢束事多脫畧飲酒罵人忘世愛
林要亦非真高也彼宜封要錢太守此當任完體將
軍假面弔喪債手屠猪其餘皆是飯囊肉袋六言
噫世
無真儒也久矣佛士亦然教者溺論禪者墜空一心
三觀觀不得九年默照不放光瞽索大言
彌陀於淨
土秘密祈禱唯福其身念佛題目縱令有成佛之理

平生諸惡奈恒沙之多持戒不_レ茶點心一番或盡三日之食一粒米如須彌律家之腹亦大矣哉嗟夫三界萬靈一切衆生將欲濟之度之以教到于那_レ時光土是_レ欸尊大慈悲心苦行捨身博施濟_レ衆_レ子孫何物殺身成_レ仁_レ今僧孰能此心為_レ心飽食暖衣遊手居_レ世弗復如彼_レ履_レ鎧二渡舟子苦辛操掉日濟千百人若_レ有_レ功德之在紫衣珠拂美則美矣記念圓頂僧則僧也半畝閑田與俗訟百八煩惱與魔競夫不立文字者達_レ大別傳諸宗僧侶今_レ奉_レ教外之教一尺之書或不能讀繞以臆誦先師口授經文塞為僧之

責_レ論語之論字亦不識曰儒者我道之一教責小僧鳴末魚而攻之可也何讀其書未嘗省躬在於君臣之懿刑政之美儒道感世中而浴於_レ德之可仰焉不養妻食肉者絕其道之制非_レ仙之妙所也守之為僧々亦易々也哉熊次氏有言曰皇國可_レ稱神書者三種神器是而已三種者即知仁勇乃_レ欸之莫如中庸者善哉言乎神之為神豈異神乎_レ欸氏見之謂之_レ仙神家見之謂之神儒者見之而謂_レ聖謂神佛亦在_レ天地間神亦在_レ天地間而弗得出於一陰一陽闔闔呼吸外便是一切衆生具_レ仙性而天下生靈備_レ神理神豈遠乎_レ仙豈

遠乎誠之不至德之不明卒終於遠也已儒人釈氏
無誠不明是心學不二講之所以行也國學者流亦
爾々考證穿鑿窮力訓詁神理則置諸度外善歌者
不復見感天泣鬼之誠但取風月之興古今詩人相
似近日詩風萎蕩纖弱輕薄讀之嘔吐詩志也詩人
胡不作吾詩曰唐曰宋見既卑矣味未與詩便与俳歌者
流亦不甚異烏世有俳人者以國字属聯句瑣々小
伎以為獲玄珠自滿自賢所謂天狗井蛙未窺海若之家
其心以為治天下具之想宜哉其滿本係無才無識
不能讀字輩妄意援筆雌黃初學之句原無着落究

竟可解不可解物宜矣箇不可解人惡能為可解辭
如以不可解為可解天下何物無不可解夫俳句者
流自連歌而連歌原出於詩之聯句哉痔得車事愈
下得愈多宗匠門戶比學士高數等予每為貪書生
言之浩嘆聞前者愚輩相議為芭蕉建祠疏之于官
官令曰無功德於民者何用奉祀愚輩閉口而退然
其盛行于世也士亦為之大夫亦為之而或聞有疾
而亦學焉豈不哀哉吐不可解之言受不可解之教
如得圈點○亦為得鬼首之思要被他愚弄耳然猶
如古俳人之句較愈今詩人之不可解不可解人多

好茶事此亦畢竟不可鮮物客曰茶始何時叟能識
否曰奈何不記談入港會有一丁男携落語標紙至
揖親方直向壁間黏着紙去客皆注目言如可茶扇
橋等彼亦明人真落語家渠魁衆古聒雜翁色甚
不悅數檢食烟且候舌定

風波補定翁惶忙說出曰類聚國史云弘仁六年令
畿內及近江丹波播磨諸州植茶蓋此為始爾後中
絕至建久中秋采西自宋歸齋茶來植之于杭州振
脊山嗣種于柘尾種于宇治應安中廣苑相國嗜
茶世於是乎咸尚之而東山相公令茶人珠光者

講定茶儀及豐臣氏千宗易更修飾之爾時賢將
英帥咸為之然丈室屏人限客以數蓋亦託以為
調密策之地非真嗜而祭之也玩物失志甚哉嗜之
溺者或至以身不換一器此徒徃々身死絕後爾來
世好之者皆溺焉善乎村瀨氏言膏梁之子籍以掩
其拙千金買一盒百金贖一甌互相銜誇其於品水
揀芽則蔑如也古人聞以茶今人以器真然矣今且
以今所親而言之前人聞器今人聞利今稱茶人者
多類骨董家且聞以滋味飲食之徒君子鄙之哀斯
若愚以器誇人以鄙為韻親方促曰叟臨次快濡鬚

曰談熟矣請從大夫之後親方曰非敢後馬不進也
呼更為馬妙々罵人之報耶々立至 叟曰親字不可使坐隅何日而學耶曰不
曾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

親方曰去歲偶見繁昌記者作者曰靜軒信士彼何
如人書是甚書叟哂曰彼哉彼哉非信士也居士耳
猶謂慶士非佞家居士也彼則編號紙尾所謂此外
相撲多有之之人那足掛牙且彼所撰事極猥雜文
極輕薄是裨官者流之言如此也鄉黨自好者不為
何況儒人何況君子非大學何本中庸何本經說子
史之言以無用之文災有用之材豈止聖人之罪人

今儒人之罪人也弗知猥雜為醜弗知輕薄可耻方
彼荷禪儒者更卑一等文人悶彼某藩浪士不能筋力
之勞以賣大福餅無口可糊故乃售似儒之業非而儒
中南郭其實不能善讀字也况乎考證穿鑿要亦不
可解人嗚呼噫嘻顧豈止彼儒如彼矣亦不可解 佞
如彼矣亦不可解真難解真難解天地雖濶何無一
人可解也猛看一小厮走来呼叟曰家爺刺未乎畫
膳將乾速歸叟顧曰歸去來兮畫膳將乾起向親方
曰一餐來勿退次親方隨目之曰叟甯為不可解談

墨水櫻花

江流一碧自西北來截界總武直走于海富士技雪
于坤筑波挿玉干良千里隔空雪玉遙々相照是此
間大觀也一船載酒宜乎觀月納涼固也宜于雪則
平疇疎林宜于霜則渚葦岸楓寺宇叢祠宜于落葉
之時風帆往來漁舟出沒宜于斜陽于曉靄綾瀨幽
邃有宜聽蟲之名此江都第一勝地四時異景早晚
改觀雨之淡粧晴之濃抹其奇其妙非吾拙筆墨可
得而狀也伊勢物語云立江上而顧望則只覺來路
之遠篙師促日且暮便上舟沒水靄莫弗人動悲意
會見水鳥浴流嘴啞並紅問之曰都鳥是也悲意二

字索莫可想曠原為都之後築堤植櫻漸為繁華今
則單上野架飛鳥山名如御殿山造置諸下流花時雜
造亦復為江都第一若夫白小巳孕新梅莊梅掃迹
春風暢和薰暖因人數里長堤櫻花彌望淡々濃々
雲暗雪凝偶顧西南則或訝風伯好事吹富岳千斤
雪落來東橋至木母寺之間遊人如織只見筆蹟師
匠率羣弟子童男童女一連數百徐福求仙藥于東
海人間復見鬼子母神一人擊析爰以啟行行粧一
色皆戴剪花誠齋有句一人々挿一枝花豈為七百
年前預寫此間風光乎兒女欣喜戲嬉忘飢絲々々

落花齊飛，遷々与蝴蝶共一様，又見宮女，結伴翠袖披霞，宮鬢簇雲，靚粧麗服，競冶開妍，各自窃比於我。
 中老尾上，某侯女官見院本鏡山觀花間，肚裏暗祈，撞着三外様男兒，優人團十郎号三外又有擬大石義雄藩士輩，步々踉蹌扶醉於声妓之肩，楚声而歌曰：櫻兮櫻兮見詠歌，乳兮乳髮乳如麻，古色儒人腰佩，瓢酒冠者之背，行厨任重童子六七行，詠先生惡詩，今様僧流身穿雨衣，晴天雨衣 自家通名袈裟褚齊，童之手上人頭上飛花，徒黏野合娘從金夫之遊，田舎翁嬢為馬喰坊人，導一日遊遊，蓋延百年性命，子母錢商亦不得，不為珠盤珠外之遊，驟見

人羣狼狽，兒女滾倒一道，黃塵眯人，眯花鞭揚珊瑚，馬噴珠玉，馬乘袴跨人，燕尾披飄，空則何藩殺風士輩，狂奔躍馬也，礼云入國不馳，又云塵不出軌，非走火也，非報急也，然使人觀花於鞍馬間，使花没乎黃塵裏，甚哉無情花，其謂之何，併藩士爛醉，先生惡詩，花兒絃歌並此間，殺風景也，花兒隊々，循行茶棚，強鬻絃歌，隨遣隨來，如掃落葉，圍花繞花，茶竈歲增，鹽櫻花湯，妙解餘醒，新製櫻餅，壓倒灰團粉，古風味，古人亦言團子貴於花，况肉乎，况酒乎，飢與無錢花亦懶觀，是屠沽，所以日益繁昌，條鯉玉鱠，一日傾万孟

盤墨水酒名清醪一刻倒千樽觀花料錢百萬擲於
 此為居士嘗謂使花有知一客數錢必檄之稅青年
 妙齡既醉以酒將更飽花於北里之月貴神速也不
 算橋場渡錢二文花時增五四十八錢故買渡艇神遊骨
 顛促篙師云日且暮一葉快刀向渠爭先莫人弗動
 喜意喜意二字繁華可想嗟夫使中將遊乎今繁昌
 地何如勤悲意來何覺來路之遠
 友人文軒觀花一絕云玲瓏世界玉乾坤千片銀葩
 風裏翻略記去年寒岸上扁舟醉雪倒芳罇阿漕道
 人有墨陀八詠其月夜云早起上堤難買醉晝行多

伴攪吟思不如獨夜江天月有酒有詩花始奇梅庵
 主人水神森在水母寺後一律云獨避長堤塵跡喧社頭
 藉草坐黃昏波光遠映垂楊岸人影遙連古寺門烟
 抹紅雲雲十里風飄白雪雪千村模糊春色難描就
 欲喚扁舟沂水源
 勝地自古罕佳作矣所錄數詩雖佳作乎亦為足妙
 寫其勝云世間言之蓋亦惡詩自花言之蓋亦殺景
 雖蓋然乎居士素不解作詩則果惡果殺未知其何
 如弟欲借此以補予拙筆寫勝而寫不足粧景而粧
 不得吾果惡吾果殺者也

木母寺有一墳墓世傳梅若者以某年三月十五日
死于此所因葬焉乃是日雨則都俗謂之淚雨仙隴
道人有詩云梅子塚前春欲空落花泥滑一堤風流
鶯尚似傷當日數轉聲寒淚雨中或云梅若者非公
子而世所謂云々者全非

瀕江多別業曰何隱居曰何園莊鄰園多屠沽曰何
亭曰何樓居或名樹園或名花香膠以名奇羹以名
木母寺存梅兒名蹟三圍祠苗其角俳歌名題長命寺
門始開櫻餅之名秋葉社庭占名楓葉之秋鯉也水
晶魚也皆此江之名物白鬚叢祠牛頭天殿並此間

名所也昔者秦始皇好名自琅琊立石明得意求立
石記德和漢一同世以爲風一鄙人謂予曰近年在
々石塔殊多可供一噓石生而無疵斧斤琢之沙石
磨之穿鑿鐫字破其天真勒吾得意以存名于不朽
顧不亦似世之穿鑿學生耶非歟穿鑿自毀不復似
古之學者琢磨以德而養其天爵居士欲二大石
記得意一以建之于富岳頂上一以投之於東海淵
底無錢未就可嘆哉雖然此石也此居也此樓此園
是亦繁昌餘波漸此濱耳

街輿附猪牙舩

前人有句云前雁高鳴後雁低高低相喚度長堤唯
見尻動不見脚動使人無足而飛行于天街者街頭
肩輿是也其雄奔羣集中巧避妙讓肩以撲群真上
虛邑縱矢追焱奔逸絕塵衆皆仰尻瞪焉不知都人
奔事何多如此何急如此東郭西橋奔走如烟南坊
北街經緯如織士而不馬借此急脚上何憂事僧而
不錫買此急尻參何法會買尻價本橋夫貴駿足也後夫
凶也以百步笑五十以軼前輿為雄走而禪解則身
走手結雖慣猶妙或蹶滅趾躡血雄走不遑拾爪其
家計程定值雖此駿足非特貴也值同尻異閱今以

駿鳴者曰赤岩曰十字曰何曰何駿相軋云城門店
戶開閉有限毫厘之差或致千里之謬乃兩肩四脚
外更加一肩更增四脚數里一瞬刻期往返此則與
彼大儒肩輿徐而叱者異焉客以快為妙且有轎
夫擇繁雜康莊呼叫鬻之本無定值如遇野夫值低
約駿走數百步脚力漸軟有遠客自中促然脚愈緩曰
官欲疾請益些值客曰唯蓋脚便健矣未數十步復
緩又請曰諾之度數步又復請客不肯矣夫乃弄之曰
官富貴何論些錢走走字得君子周窮不繼富惠之
客怒曰自此下步夫不敢許假怒激爭住輿不動莫來

惟^{中心}客不知所為竟聽馬脚即健極健詩所謂其虛其
邪既亟^且且者輜夫有焉記曰元祿年間官始許
民輿行然其數僅百自非老夫病客不許安載爾後
漸^咸咸有命停之夫輩暴失產途多乞兒官怒遂
復前律事在享保九年天保之今於斯為盛此亦繁
昌之一肩何物與之肩隨猪牙船是也

無足而行非輿則舟然館舫屋船並水遊之具行則
行非飛也頃頃齊飛猪牙是也飛則飛然水陸之異
彼安此危脚亦較讓一步是以居第二流猪牙何蓋
以^形形名之而其步則兔兒走波也似右兩國絕深川

踰^淺草達^墨河泛々其景中心漾々肩輿則兩尻四
脚猪船則單櫓双臂其用半彼其飛與之上下如二
三之何必肩隨因憶所嘗閱一船兩櫓往時無禁乃
都人舟行非取急而故二三之數櫓偕下徒鬧豪華
院本吉原雀曰二挺建三挺建都俗數櫓前日可證
館舫者本富豪之物且其用緊限烟火納涼之節屋
船之用特居多于花于雪于月于虫浮於墨河掉於
綾瀨本所羅漢龜戶天神載絲竹以行若佃島若木
場或換釣舟之值納涼烟火固其職也若夫納涼烟
花之盛船料踊貴不啻三倍茶船仕舟於焉乎出而

充遊船之役然猶非吾貧諸生所買及生們陸沈親
當西似皮矢石間不能橫觀賦詩也噫
館屋遊舟之華茶任漕船之豐人皆以知都下繁昌
或不知屎舟糞船大且多而繁昌胎乎屎糞一日百
漕送之郊野宜哉環江都數十里之田土臟穀膏宜
矣武江水族肉肥味厚實係屎汁浴湯餘流所浸因
思人之生於繁華地方唯知屎溲為糞未知所謂茶
蓼朽黍稷茂腐草以糞田疇且至寒鄉僻地浴湯百
洗須垢浮臍流取以代糞苦哉稼穡之勞一滴一粒
民之血汗夫下農之為生也所受田率不過五六反

邦俗謂三百步
曰一反

稻麥外且菽且菜代稼更穡寸盡地力自苦
不給貸人傭馬不但此而已土國城漕加以徭役噫
以此苦以此勞卒歲之收不過十金以此養父母以
此衣妻孥口腹何以得飽四體何以得暖人苟噫此
苦孰肯怒真樂取急肩輿猪船安然上之無足而飛
無翼而翔也雖然繁昌土人亦不無以弗知為貴之
理若使人々知之輜夫兀瘦舟子腰細且何以見繁
昌腐儒或不曾此味談古邈今說常苦變漢上老人
今尚徃々有為醫原走病急於拯人不得不與也儒
走說書抑有何急于常聞有醫者陸未聞有儒者陸

業昇者名為陸禮云不聞性教為之本非也漢上况更與以華

之六十杖于鄉未聞與于國禮不無人先縱有緩急之異

亦不謂不出一轍途夫子不徒行從大夫之後也今

儒人異此甲急於取威乙急於取錢孟軻數乘儼然每說

農邦之本然向此問之云我不如先圃四餅不劫吁其謂

不如固是矣但農之為農田之為田舉以說農可乎

記問穿鑿以為諸侯之師舒々叱々與以啓行豈不

聖人之罪人乎居士竊恐先生子孫五百歲之久生

無足而乞食于道路

郭門譏空輿轎夫苦之間債行人載以出入乃予所

往典舖小厮嘗誘諸子曰無足而飛錢之所能吾儕

每々無錢而乘而無足而飛是非君等所得而能也

予應之曰無錢而置外府今君等主其管筭孰與子

所能之難伴頭在傍曰是故疾夫倭者

三蹊樵夫有詩曰轎夫生計者可歎赤脚奔暑還踏

寒一醺先憑趨士力那厭磽确行路難家無一物心

無累無物無我意自安載得囊中爛醉客醉客全忘

父兄責躬々睡熟夢方濃睡者不知擔者役役夫長

醒醉客夢為憐醉客擲金帛轎夫能守寒素即一禪

一笠以孤貉惟酒忘憂心知足名利常笑世成癖不

辭兩雪膏苦辛昇去昇來手足龜前者高呼後者答
半世肩頭送此身一双芒鞋三尺泥自道甯有人莫
悽君不見百般塵緒人海巷蹉跌轉軻優靈臍
嘗讀隨園轎夫詩妙寫其樣今記樵夫一篇可謂亦
能寫矣因偶得一詩自知惡詩殺景金玉在前沙石
在後前雁是高後雁是低

曉鴉割愛天將明柳枝風冷拂霜晴轎夫不管別離
切雄奔叫得新雁声昨夜蕭郎喜健脚今朝翻是恨
快行郎心軟弱夫脚健森風早已過數程四肩却給
醫門彼万病候春八脚忙扁鵲繞試與中夢侯門獲

車睡輒驚一帙方書兩口劔青囊紅菓併盈々轎夫
思昨流落妓織手細腰昇得輕輕重難辭客難擇載
鬼裏尸走縱橫儒人雖輕却若重不重不威學不精
先生在裏何所見不見忠信唯見名虛名已高利未
實自覺不如扁鵲采一妾安瞻慰老境万鍾未足飽
私情憶昔青年割愛日不似白首窮聖經家姬何如
院妓好吟哦爭似新雁鳴名利男女百般欲先生窈
有愧轎生轎夫不解百般欲胸界之塵一掃清人間
苦樂知多少半肩輕擔代躬耕

藥品會

西洋人同狀如蟻而能察入事朝鮮、蚌蛇長四丈余廣三尺余漢土、玳瑁、竹班文飛州

魚尾竹、武州、蔓烏頭、蠻產、堪達爾汗、金龜城州產色如黃金、黃猫

朝鮮產大如天而毛色如金其他品物一時雲集其數凡七千餘種乃坐

而目之指而弁之非這繁昌都內為得非這太平世

為得不亦一大奇會哉要亦係會主厚志於其學之

所致然且不與彼書畫會同其實者思將欲用此藥

彼病而然欬何但此而已七十藥物如餓辨其主治

而本草者則本草又不與彼橐駝師同其樣也佛病無不藥為會主者誰吾友春水福井氏

春水來數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初篇多記名物而訛

亦甚多予笑曰吾非本草家又非橐駝師訛宜然矣

會一友人善文者至亦難予曰苦矣子之文之孟浪

字漢而文之不漢予又笑曰倭人為漢不為漢者固

其所也居士者日本人也學聖人之道不學漢人之

文區々曷為必漢文為我文而已吾決弗能如兄等

為真漢文偶然得意偶然走筆我慰吾為耳前日一

友亦言觸國觸人者蓋亦不少然予豈有意於觸

而觸乎亦偶然爾我非為觸而人以為觸雖則觸奈

觸哉且思其無所病焉有所觸有其所觸必有所病

也古人言石猶生我居士諱言幸得藥其病雖世有

病我言者我何病乎二文笑而去

堯庭生草周田長木太平之澤草木繁滋呈奇狀拔
異樣世有所從尚矣寬政年間世甚愛百兩金寸莖
千金不啻百兩金今日好萬年青都下皆是也聞去
年紀州人攜一異莖來莖大如箸上頭半白初鬻之
十金未幾日早賣之七十金既而或乞以百五十
金買之其人不許獻之於一大諸侯而得三百金云
思夫自非繁昌間橐駝與太平世侯安見彼賣此買
之若是乎可謂箇道太平之萬年青矣

江戸繁昌記二篇終

